

現代文學叢刊

樹下集

高植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現代文學叢刊

樹 下 集

高 植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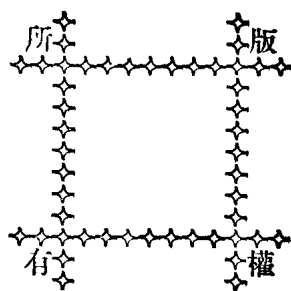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發行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再版

現代文學叢刊 下集 (全一冊)

上海實售中儲券一百一十二元

（非此庫設另加）



著者 高

植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

昆明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樹下集目錄

一	樹下	一
二	估價	一五
三	都市的宗教	二五
四	秋橋	三七
五	咒神	九三
六	殺雞	一二三
七	同	一三三
八	酒後	一四七
九	除夕	一七二
十	方福	二〇二
十一	談判	二三二

十二

淚

.....

四

樹下集

樹下

『讓我把信看了再說吧。』

『好，小姐你看信吧。』

杜奶奶睜着文盲的眼睛看瑞小姐讀信，顯得老態龍鍾了。拆開了剛才接到的信，瑞小姐一行一行地看，信中有幾句是這樣：

『……衛在上海和人同居了，她身邊的人和環境都許可她如此。我在南京，我的情形你明白，我必須舉行一個結婚儀式，無論是怎麼簡單。為什麼我們有如此的差異，這完全受環境和自己所受的訓練所決定，絲毫不能勉強。大姊守寡，才三十歲，環境和她的教育決定了。她不得再醮，戰勝且壓迫她的本性，這就和為什麼有的人為自己的主張去冒生命危險的道理彷彿。人

雖然是支配的動物，但人的被支配性却往往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。生活是一個悲劇的爭鬭呵……』

她們坐在一株高大茂盛的樹下。杜奶奶是瑞小姐的三姑奶——她祖父的三妹——的婢女，知道許多已往的故事。她服侍過三姑奶十年，嫁人後還一直服侍三姑奶到死。她的兒子又已經養了兒子，她飽經了許多光榮的與悲苦的世故，兩隻眼角和面皮上刻着深條的生活的皺紋，她不再做工，只在太太小姐們高興時陪她們談天，說往事，這是她消度殘年的最適意的事情了。

在樹後有一個「貞節牌坊」，是整塊的大石頭砌成的，上邊刻着花紋，有一小長方石塊上刻着「聖旨」兩字，當中是諱號，兩旁是一副對聯。牌坊有風雨侵蝕的痕跡，看來有些漶漫斑駁了。

杜奶奶看瑞小姐沉思地摺着信，說道，

「小姐，你們認識字，真是福氣呵。當年伴三姑奶念書，要念，也識得幾個

字了。『她的口氣流露了傷感的情緒，但仍然是笑着，摸了摸腦後的髻。

『好，你再講吧！』瑞小姐望着杜奶奶。

『我講到那裏？』她自思自語著。

『你說三姑奶奶要出閣的那年。』

『呵，對了。』杜奶奶笑着說，『那年不是三姑奶奶出閣嗎？嘿，才熬開啦！現在的文明結婚那裏比得上呵。三姑奶奶的嫁粧真駭人，排起來要擠滿了兩條街，單是被就有三十二床，帳子春夏秋冬的全有，六七頂，看的人誰不說三姑奶奶福氣大呵！』

她回憶到遠遠的過去的光榮情況，不禁神往了，好久，才回復過來，繼續說道，

『那一年，天下太平。真是再也不想有那種好日子過了。三姑奶奶那年才二十歲，姑爺才二十一。我跟三姑奶奶一道到姑爺家去了。姑爺家也有錢，穿不盡，吃不盡。我那年才十六，三姑奶奶不要我做重事，我就只服侍三姑奶奶和姑爺。

姑爺家裏的上下用人多，連我的衣裳也，有人洗。

『姑爺那樣溫和，同三姑奶奶那樣好。誰不羨慕！我天天只在三姑奶奶的房門外坐着，三姑奶奶叫我，我就進去。姑爺待人好，說我懂事，五小姊，你沒有看見過三姑奶奶呵，哪裏知道三姑奶奶的賢慧。跟三姑奶奶那樣的人不懂事還行嗎？』

『姑爺說話總是低聲和氣的，沒有向我發過一回脾氣。姑爺生得高高的，却不胖。到了第二年的夏天，姑爺生病了。病非常重，三姑奶奶和我日夜服侍，還有許多人啦！靠菩薩，姑爺的病好起來了，家裏就燒香還願，哪個不歡喜！』

『過中秋了，殺鴨子，剝栗子，吃月餅。姑爺那天貪看月亮，不知怎麼，受涼了。姑爺又病倒了。什麼好醫生沒有請過？可是醫生不中用，姑爺還沒有過冬就去世了。好人呵！』

『姑爺死了，三姑奶奶還要命嗎？她哭得三天不吃一粒米，想跟姑爺一陣去。我也想跟三姑奶奶隨姑爺去，跟姑爺在陰間也是有福氣的。可是家裏的人不許，防得比什麼還嚴，這就沒有辦法啦。替姑爺做過佛事，出過喪，三姑奶奶也』

就病倒了。

『三姑奶的病只是軟，吃什麼東西都不香。病過了冬，過了年，到了來年的春天，她的病才好。人瘦得只有皮包骨頭了。可憐的三姑奶呵，那樣賢慧的人，怎麼這樣命苦呀？』

『家裏人想了各樣法子來勸三姑奶。她要入庵，家裏不許。就叫了懂事的尼姑來家向三姑奶講經，說人世多麼苦，天堂是多麼樂，人前生作孽，今生要吃苦，要修，若是今生不修，來生還是要修的。她想死的念頭沒有了，要入庵的念頭也沒有了。她會看佛經，就天天在房裏看。姑子們常常來開導她。』

『三姑奶就這麼在家裏守寡了。可憐年紀青青的，才二十一歲呵。苦命的人啦！』

『一年又一年，好幾年過去了。她守着寡，總是那末瘦稜稜的樣子，像一年到頭害了病，臉上發黃，手指細得就同筆桿子一樣。房裏的紅紅綠綠一點也沒有。她的衣裳有一大半沒有上過身。自從姑爺過世後，有十五隻箱子』

沒有開過鎖。

「眼一睜就是多少年。我也長大了，她要我把人家，我哪裏捨得，死也不肯啦！我怕三姑奶要發火了。我要她還准我服侍她，她答應了，我才答應。把人家，我還是服侍她不離身。一呢！我跟她這麼久，摸得着脾氣；二呢，她要什麼東西，只有我曉得在哪裏。我就一直服侍她了，她脾氣那樣好，一點火氣也沒有。」

「後來她不念經了，常常一個人在房裏發呆打坐。我睡在她的外邊套房裏，常常夜裏聽裏邊房裏有聲音，我只聽到什麼東西的聲音，還有腳步響，那自然一定是她的腳步聲音，我想進去看一看，又不敢，連翻身也不敢了。到大亮的時候才聽不到聲音。我起來了，到房裏去打掃，她正在床上睡着。」

「有一天，我看見她淌眼水了。她看見了我，就不再淌。她是心強要好看的。人，哭也怕人看見啦。她常常掉眼淚，我知道她的脾氣，不要勸，就自己會好的。」

「有一年四月裏。這麼多年了，真難記呵，有一天，吃過晚飯，天還沒有斷黑，我陪她在花園裏散悶。天上的雲彩有紅有綠，真是好看。我看了真歡喜，就向她說。」

「『三姑，天上的雲彩多好看呵！』」

「她答應着『呵。』我以爲她在看，就只顧我自己看了。真好看的雲彩呵。」

「『可是她沒有看啦。她叫我回去的時候，我看見她兩手摘了許多葉子。她摘葉子幹什麼？只敢想，不敢問。只好跟她回家啦。真想不到她爲什麼要摘兩把葉子帶回去。』」

「『這天晚上，服侍她過後，我說，『三姑，睡吧。』』」

「『她說『睡了，你去吧。』』」

「『我出了裏房門，她便關上了門，只聽得一聲『撲』，她把香油燈吹熄了。我睡了。可是三姑奶房內又有聲音啦。我聽着，好像是什麼東西撒在地板

上，輕輕的，又聽見腳步聲，又好像是有指甲觸地板的聲音。我一直聽了好久才睡着。她在做什麼呢？

『第二天，我進房去抹桌子，看見了抽屜裏有一堆葉子，這就是昨天在花園裏摘來的葉子呀，有的上邊還有指甲的印子。後來在椅肚底下又看見了有兩片葉子。』

『我不敢作聲，也不敢問，我把葉子數了一下，整整五十個。』

『有一天有月亮，月亮打窗子照進了三姑奶的房裏。我在這邊門縫偷偷地看。我看見了。她把一把紙片子撒在地上，而後輕輕去揀，揀起來了又撒，撒了又揀。她不能睡覺，這樣做，多苦呀！我後來就爲她就心了，這樣下去不要害病吧？』

『我又不敢說。她不是平常人，怎好亂講呢。我知道她過的日子是多麼苦了。』

『有一個夏天，她從前面堂屋裏經過，天井下邊睡着一個跟班的，打着

赤膊，仰着朝天。她站住了，呆望了好久。我躲在隔扇的後邊，看見了她的臉上飛紅的，我打驚了，難道她走了殺麼？怕要發生禍事啦！我駭得要叫了。

『天啦！真是天有眼睛呵，她站了一下，望望四周沒有人，就回轉身向後走了。我等了一會，才敢到後頭去，我進了房，看見裏邊的屋門關了起來。我不敢推，只在外邊候着，她一聲叫，我就要答應的。她脾氣真怪，無故的把門關上了。』

『我聽見房裏面有聲音了，我嚇了一跳！她怎麼啦？我只聽見她口裏叫着足足的聲音，怎麼，痛了？我又聽見她低低啊啲的聲音了。她是頭痛呢，還是肚子痛？她一定是痛極了。我又聽見她在房裏哭啦！可憐命苦的三姑奶奶呵！』

『房門一直到第二天才開。她病倒在床上了。什麼病呢？她不許我驚動人。只要我把抽屜裏的一塊血布洗了一下。我哪里敢問血是什麼地方來的！』

『呵！不得了，抽屜內還有一把有血腥氣的剪子呵，我把剪子擦乾淨了。我猜透幾分了。到後來才曉得我猜的沒有錯。她用剪子在自己身上戳了，怕』

人呵！天啦，好痛苦！

「她病了好久才好。我常常聽她說要死，她有一次說，

「你看我死了好，還是活了好？陰間總不會這樣了吧？」她的眼水要

淌下了。

「我說，「三姑，前生未修完，注定了今生命裏要修。到來生就有福可享

了。」

「她聽了這話，就眼水花花地向下淌了。她聲音小得沒有了。她說，「我前生作了什麼孽呢，今生要這樣？我要到陰間去問閻王，問他爲什麼！」

「我說，「三姑，你平平氣吧。天曉得呵。修完了，就是超度了，過了苦海便好了。」

「她從此常常提到死了。她瘦得不成人形，我也爲她打算過世的事了。她不常說話了，從前還想吃什麼東西，這向又不想什麼了。有時候把我叫進去，我去了，她又把話忘記了。有時候說不出話，她就淌淌眼水，她哭，我也就哭

了。

『她有時候夜裏睡不着，就撒一把銅錢在地板上，一個一個的摸，摸半天才摸到一個，多麼吃力耗神呵！摸完了，她又一把撒在地上，銅錢在房裏滾得到處都是。她一個一個的摸，有的時候摸完了，摸累了，就睡。』

『有一次，她真狠心。她自己房裏起着一個水爐子，她睡不着，就把手插到開水壺裏，叫了一聲，痛昏過去，倒在地板上了。我進了房，看見她手上燙了許多泡。我哭了。還是別人聽見我哭才進來把她抱上了床。他們問，我說是水倒了燙的。』

『醫了幾個月，這隻手才醫好了。手好了之後，她的神氣就不對了。她有詩候自言自語，講胡話，她全變了，不是從前那個三姑奶了。我也年紀大了，我的兒子也大了，她把了許多東西給我的兒子，真是說不盡的好呵。好人的命爲什麼這樣苦呢？』

『又過了兩三年吧，她真病倒了。這次真不行了。臨死的時候，人都站在

她旁邊，問她可有什麼話丟下來。她把肩膀露了出來，露出了那個疤，低聲的向他們說，

『「杜丫頭曉得頂清楚了。我家後來再有年青的寡婦，讓她憑自己的意思，不要叫她守寡啦！」』

『她淌了幾點眼水，眼睛一閉，就過世了。那肩膀上的傷是剪子戳的呵，她死了，我叫，再也叫不回頭哪！』

沉默了，瑞小姐也聽得感動了，她不但想到前代婦女們的苦，且想到目前婦女的情形，心中有些感慨了。好久，她才說：

『三姑奶奶自己改嫁不好嗎？』

杜奶奶從寧靜的回憶中回復過來，用反對的精神回答道，『五小姐說的是什麼話！你們這樣人家，哪里說得上這句話。三姑奶奶不過是在過世的時

候這麼說啦。她不吃那番苦，哪里有這個牌坊？千古不朽呵！』

她用歌謠的神色指着樹後的貞節牌坊，又說：